

长篇小说

# 兵团岁月

李一波 © 著



作家出版社

李一波◎著

# 兵团岁月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团岁月/李一波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684 - 8

I. ①兵…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900 号

## 兵团岁月

---

作 者: 李一波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20 千

印张: 22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684 - 8

定价: 3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前 言

现今五六十岁的中国人，大都当过知青。

知青共有多少人？有人做过统计，约三千万！

他们曾经激情四射、豪情满怀，仿效雄鹰飞向远方，胸怀远大的志向和梦想，但日转星移，黑白更替，起伏跌宕的命运，让他们饱尝了生活的苦辣酸辛。十年风雨，当他们像鸽子一样陆续飞回城里的时候，有的折断了翅膀，有的脱落了羽毛；有的创伤累累，有的步履艰难；但他们没有丧失挑战生活的勇气，没有泯灭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

这些人，见多识广，你骗不了他们；受过大罪，你也吓不退他们；经过大风大浪，你更难不倒他们！他们富有激情、更有创造性！不迷信权威，绝对自信，并具有超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就是摆地摊、拉三轮，也绝对神采飞扬，与众不同！

这些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各国难找类似的群体，可谓独领风骚！就是在中国，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再有这么可爱可怜、可悲可叹、可惜可敬、可歌可泣的一代人了！

现在，这些人老了。也许，他们没有积攒多少财富，但他们的精神一定富有！他们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但经历绝对曲折艰难！

有机会，和他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故事，你一定不会失望！

作为知青的一员，我感到自豪和骄傲；回首青春无憾意！因为，我们没有出卖尊严，我们没有放弃追求！我们没有冷却周身的热血，尽管在那寒气逼人的年代！

本书描写的就是当年北京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故事。

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这十年是一个青年成长的过程，也是当时许多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走出学校、上山下乡又重新走向课堂的曲折历程。在这段人们已经熟知但渐渐忘却的历史章节里，我们扫去画卷的尘土，翻开个人命运的篇章，把目光投向北京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生活小区。在那里，有一群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艺术家的后代，有的是革命干部子女，也有知识分子的孩子和工农子弟；在他们中间，有“红卫兵”，也有“流氓”和“逍遥派”，他们沿着各自的轨迹生活，彼此不断碰撞、摩擦甚至攻击，直至有一天，一趟列车把他们全都拉到东北边疆，送进冰天雪地之中。

广袤的沃土、绵延的大山和神秘的原始森林，让他们感到新鲜、兴奋；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以及神圣的职责，又给他们开启了宣泄激情的闸门；他们在广阔天地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生命能量，也展示着各自的性格光彩；尽管他们很年轻，但经受的考验以及压力

和打击,都非比寻常。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他们是否颓唐、是否消沉、能否执着地走向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岁月风霜,令他们伤痕累累;长途跋涉,让他们满肩风尘!但他们最终不甘沉沦,不愿平庸,不肯放弃梦想和追求,通过艰辛的自我救赎,才战胜了那个年代!

一代知青,似有写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

作者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 序

英 歌

为一波的这部小说写序，本不该是我这样远离文艺圈子的人；但说起和一波的交情，这个序又非我写不可。

我和一波算得上是实打实的“发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是同学。五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我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牢固的友谊。当年，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享受着灿烂的阳光，温馨的空气，心中充满美好梦想。然而，当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文革”到来，它如同一阵急风暴雨，把大地摧残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断壁残垣，落红败叶。在那动荡、喧嚣的年代，我们的家庭都受到冲击，面对混乱的社会，我们惶恐不安，感到无所适从。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读书。我记得，我和一波各自打开家中被贴上封条的书柜，拿出那些被称之为“毒草”的中外名著，相互传看。那时，我们有一个小团体，大约七、八个人，很少参与社会上和学校里的活动。我们的乐趣，就是悄悄地躲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各自读书，或者谈天说地，神吹海聊，而一波正是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之一。

他在小学时，是我们学校的文艺骨干，每次演节目，舞台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是校内外出名的翩翩少年。如果没有文革，他的生命旅途也许会扶摇直上，早就进入艺术院校学习，充满了阳光和快乐。但文革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一九六九年，中学毕业，他去了东北兵团，我去了内蒙兵团。

在北大荒，他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刚去的时候，因为家里的问题，他没有当上兵团战士，这让他愤愤不平，也更加培养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他重新开始读书，用读书、写作来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我曾经见过他十几本保存完好的那个时期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文学概论”、“中国通史”等书的读后感，还有不少习作、札记，那都是他在北大荒的田野上，伐木帐篷的煤油灯下写出来的。严酷的政治环境让他潜心读书，不仅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更让他在生活这个大课堂里增加了阅历和体验，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在恢复高考的时候，他经过十年“苦修”，终于在一九七八年步入中央戏剧学院编导系的“殿堂”。

人的成功是要靠毅力的，更要靠脚踏实地的作风。对于一波来说，天赋的才气和后天的努力，是他成功的翅膀。他曾经对我说：自己的命运靠自己掌握，别指望别人！正因

为他的坚韧、勤奋，脚踏实地地苦干，才使他在创作上一次次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这部《兵团岁月》是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也有他的影子。这部书展示的不是怨天忧人，不是悲情发泄，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向上、不甘受命运摆布的意志，是个人追求和民族愿望高度统一的奋斗精神，是对那片山林，那片土地，那群生命的深深挚爱与真情，这正是广大知青的精神写照。

苦难是一种财富，可以历练人的性情。经过北大荒风雪的一波，外表平和，但一身硬骨。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成败兴衰，不为所动。这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实属不易。此时，我想起了一波说过的另一句话：人在实现梦想的同时，要问问自己，是否放弃了尊严？对他的这种操守，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人，总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何况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一波走南闯北，阅历丰富。在边疆扛过机枪，到原始森林里伐木；也曾经在河南农村拉过架子车，在工厂里抡过大锤，这让他与平凡百姓打成一片，沾了“地气”，去掉了他身上的那些“学生气”。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中央机关搞艺术研究，写论文，他本可以过着非常悠闲、优越的生活。可他并不满足，不甘心把自己的生命局限在那古色古香但死气沉沉的研究院里。不安分的他去了美国，打工、经商、编刊物，又经历了一次风雨交加的人生旅途。尽管里面有苦，有泪，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开阔了视野，有了新的生命体验。

他有生活，有激情，曾经给我讲过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我希望，他都能给写出来。我相信也一定会像这部作品一样精彩。他的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很吸引人。尤其是众多人物的刻画，性格十分鲜明，往往几句话，就把人的个性写出来。上到兵团领导，下到连队职工和战士，不管是城里的知识分子还是底层百姓，他都能写得得心应手，栩栩如生，这和他深厚的生活底子分不开，也可以看出他写作的功力。这部小说，既完成了一波自己的一个心愿，也给我们这些同时代人再现了一次清晰和动人的回忆。

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不写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感触，那将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为此，我为一波高兴，因为他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人生夙愿。

我还为一波高兴，因为他又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一个喜人的创作果实。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于墨尔本

# 目 录

前 言 .....	1
序 .....	1
第一章 分配前夕 .....	1
第二章 初到边疆 .....	26
第三章 冰场风波 .....	46
第四章 情敌之战 .....	60
第五章 宣传队里的风波 .....	76
第六章 无奈的分别 .....	94
第七章 爱的苦恼 .....	108
第八章 命途多舛 .....	127
第九章 情归何处 .....	141
第十章 灾难降临 .....	155
第十一章 心灵磨难 .....	171
第十二章 苦涩的婚礼 .....	187
第十三章 老车之死 .....	205
第十四章 春心绽放 .....	222
第十五章 樱桃告状 .....	242
第十六章 入学竞争 .....	262
第十七章 雪原英魂 .....	280
第十八章 难忘高考 .....	295
第十九章 离别苦痛 .....	306
第二十章 真情永恒 .....	322
后 记 .....	339



## 第一章 分配前夕

和平里快变成“军营”了！

自从中央乐团排演了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之后，成了“样板团”，乐团的人就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走起路来趾高气扬。一夜之间，和平里到处可见身披绿色军大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他们三五成群，不时哼唱着革命样板戏，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这个原本是北京六十年代的模范生活社区，终于从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资产阶级的温床演化成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到处是革命的战歌，火红的战旗，连那些苏式楼房的外墙上，也用红色的油漆写满了革命的口号和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

这是一九六九年初春的一天。楼群中，一阵急促的转铃声打破了午后的静寂。一群十六七岁男女青年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地疾驶而来，路上的行人见了纷纷躲避。他们身穿军装，车把上架着钢丝锁，嘴上戴着白色的口罩，头上戴着皮帽子。为首的一个男青年穿着一件将校呢的军大衣，带着一个肩背小提琴盒子的女生。他们大呼小叫，旁若无人，像一阵风快速刮过。

在北京的街头，经常可见到类似的人群。他们穿军装、戴军帽；或穿中山装、披呢子大衣。装束已经成为出身和血统的象征，被年轻人广泛重视。由于复课之后，大多数中学只上半天课，所以学生们有充裕的时间。他们无所事事，又正值青春萌动期，难免寻机发泄；于是打架、“拍婆子”和聚众滋事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今天，段军带着叶晓帆等人，就要去和刘北上等文联子弟打一场架。

在和平里，除了中央各部委的家属楼之外，还有不少文艺单位的宿舍。其中，以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的最多；其次是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各艺术院校的。他们的子弟在一所学校上学，彼此都较熟悉。段军和刘北上分别是乐团子弟和文联子弟的头儿，二人平时相互看不起，有过几次纠纷，但没有真刀真枪的练过。段军本跟文艺界没有关系，他家是部队的，因为看上了乐团的子女叶晓帆，所以经常来乐团，并自诩为乐团子女的保护者，有谁受了欺负，他必然挥拳相向。他能打架，认识的人又多，于是成为乐团子女的首领。而刘北上的父亲，虽然是个老延安，但早已靠边站，到干校接受改造去了。因此，平时段军耀武扬威，而刘北上相对低调，不大惹是生非。但今天，一个特殊的事件，使他们再次对峙。

刘北上等人已经在一所废弃的仓库内严阵以待。他们衣着杂乱，有的穿着洗白了的

中山装，有的穿着破旧的夹克衫，但一个个气度不凡，冷眼看着气势汹汹走来的段军等人。

“东西在哪？”段军走过来，仰着下巴问。他有一个特点，走路永远是下巴颏打冲锋。

刘北上比段军高半头，他黑红的脸膛，身材魁梧，如同铁塔一般，听了段军的话，冷冷一笑，用手指了指放在一旁的一个贴着封条的纸箱子。

段军转头看到，一摆手，对身后的马猴子说：“搬走！”

马猴子“哎”了一声蹿过去，没等他跑到箱子前，脖领子就被刘北上攥住，他哎哟一声，转头看着，惧怕地说：“你、你要干吗？”

刘北上没有理他，对段军说：“段军，咱们说好的，谁胜了，东西归谁！”

段军不屑地答道：“就你们，也想和我们比？”

刘北上一笑，说：“段军，别把自己弄得多了不起似的，说实话，从来就没往眼里夹过你！说吧，比什么！”

在和平里，段军有些名气，打起架来不要命，很多人都怕他，唯独这个刘北上，自恃有些拳脚功夫，不把他放在眼里。段军不禁恼怒起来，叫道：“好，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回身对站在后面的叶晓帆一摆手：“晓帆，来，拉支曲子，镇镇这帮土鳖！”

叶晓帆，个子高挑的女生，站在后面的人群中。她穿着灰呢子大衣，手上戴着一双皮手套；她皮肤很白，眼睛水汪汪的，高挺的鼻梁，嘴角微翘，一副高傲的样子。听到段军的话，她轻轻地把皮手套摘下来，向后伸出手去；在她的背后，一个叫尚菲菲的圆脸姑娘，把小提琴盒子打开，拿出一把小提琴，恭敬地递了过来。叶晓帆头也不回地接过琴，放在手里调了调弦，然后抬头看了看正在注视自己的刘北上等人，向前走了两步，熟练地把琴架在颌下，随即挥臂拉起来，瞬间，欢快的小提琴曲《新疆之春》顺着她的指尖流淌出来。

众人一下呆住了，她拉得太好了！弓法娴熟，姿势规范，样子十分优美。在耀眼的阳光下，她的头发泛着银光，皮肤粉白，双目微闭，朱唇轻启，全身心沉浸在乐曲中，宛如一尊女神。

刘北上知道，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女孩，像很多乐团的子女一样，自幼就受过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

此时，和平里中学校门口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和平里中学的红卫兵注意了，有紧急任务，速到门口集合！”随着喊声，以郑红梅为首的红卫兵戴着袖标骑着车蜂拥而出，他们手中拿着武装带和棍棒，神情严峻，迅速地向远处奔去。

仓库里，叶晓帆的曲子已经拉完了。段军首先叫好，得意洋洋地看了一眼刘北上，说：“怎么样？服不服？”

刘北上嘴角一撇：“没什么了不起的！不服！”

段军把眼一瞪，上前逼问：“那你们谁敢和她比？”

在人群背后，一个声音传过来：“我！”

众人一惊，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身穿旧蓝制服的男青年拿着一把提琴走了过来；他头发蓬乱，但眉宇间透露出一股逼人的英气。

段军盯着他，问道：“你是谁？”

那青年走到刘北上身边，看了看段军，笑道：“别管我是谁，不就是比琴吗？什么规矩？”随即拿起琴，漫不经心地调着弦。

段军打量着他，见他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已经破了帮的懒汉鞋，不禁轻蔑地说：“就你，也敢和她比？”转身指了指叶晓帆，“她在和平里，绰号小提琴皇后！”

那个青年听了，抬头看了叶晓帆一眼，不以为然地说：“是吗？没听说过！”

叶晓帆一愣，被眼前这个青年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在和平里，凡是学琴的，都应该知道自己。

对面，男青年把小提琴拎在手上，看看叶晓帆，挑衅地说：“小提琴皇后，说吧，想比什么曲子？”

叶晓帆冷冷问道：“你能拉什么？”

那个青年把头一仰：“随便你点！”

仅仅一句话，叶晓帆立即感到对方强大的力量。她抬眼看着这个青年，对方平静地望着自己，显得十分自信。

“《梁祝》！”叶晓帆随口说道。

男青年却一笑：“你就不能找点难度高的？”

叶晓帆惊讶地端详着眼前这个青年。他皮肤白皙，眼睛明亮，脸上充满稚气和顽皮，但一笑起来却非常灿烂。从他轻松的神态中，叶晓帆感到这是个强有力的对手。他一定是音乐附中的学生，或者是哪位世家子弟，可是，在和平里琴拉得好的孩子自己都认识，而眼前的这个人，怎么从来没见过？

“给他出个难的，和他比！”一旁，段军兴冲冲地说。

叶晓帆沉思一下，抬起头来，矜持地说道：“我不知道你的水平，你自己选吧！”

“帕格尼尼的第一小协！怎么样？”

“帕格尼尼？”叶晓帆浑身一震，几乎惊叫起来。

对方却显得很平静，闪着明亮的眼睛说：“咱俩一人拉一遍，不许错一个音阶！怎么样？谁错了，算谁输！”

叶晓帆没敢答话。

“好，晓帆，就和他比！”段军叫了起来。

叶晓帆沉默着，停了一会儿，轻声说：“这曲子难度太大！我拉不了！”

男青年听了大笑起来，转头对刘北上说：“那还比什么劲儿？北上，把箱子拿着！咱们走！”

刘北上乐呵呵地招呼着身边的人，“好嘞，哥儿几个，快搬箱子！”

段军见了，急忙上前：“慢着，琴还没有比呢，凭什么你们拿走？！”

那个男青年转头说：“你们输了！”

段军不服气地问：“我们怎么输了？”

男青年用手一指叶晓帆，“我说的曲子她拉不了，水平太低！”

段军看着叶晓帆，低声问：“晓帆，什么曲子，你都拉不了？”

叶晓帆脸红红地说：“这支曲子难度很大，帕格尼尼自己写出来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演奏出来，法国的著名小提琴家拉封还专门到意大利的米兰和帕格尼尼进行验证，结果帕格尼尼演奏出来了，他也因此成名！”

对面，男青年笑着说了句：“行，你还懂点，没白学琴！”

叶晓帆被激怒了，猛然抬起头，不服气地说：“这支曲子你能拉吗？”

男青年冷冷一笑：“当然！要不我就不说了！怎么着，你不信？”

叶晓帆倔强地说：“你拉一遍，你要是能拉下来，我就认输！”

男青年看了看叶晓帆，又看看段军，问道：“她说话算数吗？”

段军咬了咬牙：“算数！”

“好！”男青年把琴拿起来，笑着说，“今天我就让你们听听，什么叫高难度！”说完，拿起弓子，迅速地拉起来。

在和平里街道上，郑红梅正带领红卫兵骑车飞速赶来。半个小时前，她得到情报，说被红卫兵追捕的段军出现了，他正带着一群人前往十一区一个废旧的仓库，看样子是要去打群架。段军是学校红卫兵一直通缉的“流氓”，从学习班逃出来之后，数月没有露面，今天，他居然还敢聚众闹事，郑红梅一心要抓到他，送回学校开批判大会。

身为红卫兵排长的郑红梅，虽然是个女生，但作风泼辣，闯劲十足，被同学们暗地封为学校红卫兵的“八大金刚”之一。此时，她神情严峻，嘴唇紧闭，恨不得立即把段军生擒归案。

仓库内，那个男青年正潇洒地拉着琴，所有的人都默默地注视着。只见他的手指异常灵活，在琴弦上飞速滑动，神态轻松自如，显得十分随意。但是，就在他不经意的演奏中，最难的段落完成了。

叶晓帆看呆了！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眼前这个青年，仔细地着他的手指和他上下挥动的弓子，完全被他高超的技巧所征服。

乐曲进入最后的部分，男青年越拉越快，弓子上下翻飞，指法令人眼花缭乱，随着乐曲高潮的到来，他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浑身都在晃动，倏地，他的手臂停在空中，身子在窗户透进的阳光下形成一个瘦瘦的剪影，停住不动。

酣畅淋漓的演奏完成了，空旷的仓库里一片寂静，包括刘北上和段军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猛然，叶晓帆第一个鼓起掌来，她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这令段军十分惊讶。刘北上也兴奋地跳了起来，挥起大巴掌拍了一下男青年的后背，叫道：“盖了帽儿了！乔海洋！人家都说你是‘神弓’，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他就是乔海洋？叶晓帆闻言大惊，连忙上前一步，仔细端详着他。

此时，乔海洋正笑着，他脸上露出孩提般的笑容，看到叶晓帆注视自己，便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问道：“怎么样？没拉错吧？”

听了乔海洋的话，叶晓帆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她脸一红，头低下来，说：“没错，很精彩！”

乔海洋又不依不饶地问道：“认输了？”

叶晓帆抬起头来，迎视着他的目光，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瞬间，刘北上等人一片欢呼，乔海洋也如释重负，转身对刘北上说：“走，北上，把箱子搬走！”

刘北上高兴地说：“好嘞！哎，走，哥儿几个，到我家听唱片去！”随即抱起那个箱子。

段军见了猛然冲上前去，拦住刘北上，大声喝道：“站住！”

刘北上一愣，看了看段军，问道：“你要干吗？”

段军恶狠狠地说：“你们还没和我比呢！”

刘北上的眼睛瞪起来：“段军，你想要赖？”

段军脖子一梗：“少废话！有种就跟我单练！”说着“刷”的一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三棱刮刀，指向刘北上。

众人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小霸王”又要拼命了！

面对眼前锋利的刀子，刘北上并没有慌乱，他微微一笑，说：“行，段军，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好，今天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说完挽了挽自己的袖口，攥紧了油锤般的拳头。

叶晓帆见状忙上前说：“段军，你要干吗？我已经输了！”

段军一把推开她，呵斥道：“少废话！一边去！”

眼看二人要有一场恶战，乔海洋也忍不住拎起了小提琴盒子，往前走了两步。

猛然，仓库的门大开，郑红梅带着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大声喊道：“都给我站着别动！”

众人一下愣住。瞬间，段军蹿上一个大木箱子，一脚踢开仓库的窗户，跳了出去。

郑红梅忙喊：“快抓住他！”

两个红卫兵追了出去。

刘北上和乔海洋、叶晓帆等人站在原地，郑红梅走过来看了看他们，又走到纸箱子前，俯身打开，见里面放着一箱子外国唱片。

郑红梅抬起头来，对刘北上、乔海洋和叶晓帆说：“你们打架就是为了争这些烂东西？”

刘北上和乔海洋没有答话：

郑红梅一摆手，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带走！”

和平里中学坐落在一片楼群中。在“文革”前，这所中学不属于好学校，收的大都是

七八十分的学生。复课闹革命之后，执行的是就近入学的政策，住在附近的应届生就到这所中学上学。学生每天“天天读”，文化课很少，基本上学不到什么知识，经常要去学工、学农，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或者在学校参加军训，整天列队、出操。学校只有三个年级，没有高中，大约一千多学生，采取的是军队编制，每个班为一个“排”，一个年级为一个“连”，整个学校，就是一个“营”，因为“文革”耽误了一年，没有招生，积压了一届学生，所以刘北上他们一上学就是初二，在学校稀里糊涂地混了一年，就上初三面临分配了。

学校里的学生，又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红卫兵，与“文革”初期那些造反、抄家的老红卫兵不同，他们是复课后在学校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大多是出身好、表现好、思想革命的同学，类似“文革”前学校里的“团干部”，协助校“革委会”对学生进行管理。另一类，是“流氓”或者“落后分子”，他们大都有劣迹，打架、偷东西、拍婆子等等，是红卫兵斗争的对象。还有一类人，既不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也不在社会上捣乱滋事，我行我素，各有所好，独善其身，美其名曰“逍遥派”。这些人，以知识分子的子女居多，刘北上和叶晓帆、乔海洋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和红卫兵、流氓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想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但时常身不由己，也要被卷到“革命”的漩涡中去。

从仓库出来，刘北上、乔海洋和叶晓帆等人被带到学校红卫兵的办公室，郑红梅气势汹汹地走到他们的面前。

“知道这是什么吗？”郑红梅拿着几张纸箱子里的唱片，对刘北上等人严厉地说，“这都是封资修的毒草！是乐团革委会封存的，在运送的时候从车上掉下来，你们捡了就该交出来，为什么私自隐藏？还打群架争这些唱片？”

郑红梅的语气咄咄逼人，声音略有些沙哑，许是经常带领全体同学在操场上喊口号的缘故，把原本清亮的嗓子毁掉了。她的容貌也算端正，唇红齿白，但她总好横眉立目，腰上扎个武装带，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似乎每时每刻都肩负着重大的革命使命。

前几天，乐团的封存物资搬家，在运送的途中，从车上掉下了一箱子老唱片。乐团作为重大事项报告给了街道革委会，学校也接到了通知，进行查找；没想到，郑红梅却在这里发现了它。她立即进行审问，尽管这次行动让段军再次逃脱，但是找到这箱唱片，也算有很大收获。

面对郑红梅的训斥，刘北上倒显得满不在乎，眼皮一翻，说：“郑排长，你可别冤枉好人！我们打架了吗？你看见了？再说，这箱子唱片，我们又不知道是乐团丢的，要是知道，以我们的思想觉悟，早就交给乐团革委会了！对不对，乔海洋！”

乔海洋马上应道：“当然！”

郑红梅气得猛然一拍桌子：“刘北上，你别嬉皮笑脸的！你这是为自己找借口！乔海洋，别人不知道这些唱片是毒草，你还知道吗？你从小就是拉这些曲子长大的！”说着指了指那些唱片。

郑红梅和乔海洋早就认识，她爸爸新找的恋人，就是乔海洋的老师、乐团的著名小提琴家云燕。

乔海洋仔细看了看唱片，抬起头来，满脸无辜地对郑红梅说：“当时唱片装在箱子里，

没有开封，我怎么会知道？我还以为是革命样板戏呢！”

听了乔海洋的话，刘北上忍不住笑出声来。

郑红梅立即大声呵斥：“你这是无理狡辩！”

乔海洋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不再说话。

叶晓帆在一旁看着，心里很紧张，她不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红卫兵会怎样处理自己。

在学校门口，走进来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个子高高的，脸有些黑，但是浓眉大眼，长得十分硬朗，他就是学校红卫兵的代理连长庄会生，刚从区里开会回来，听说郑红梅带领红卫兵抓了刘北上、乔海洋和叶晓帆，连忙向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刘北上正大声对郑红梅说着：“我们又没偷又没抢，凭什么要把我们送进学习班？！”

郑红梅斩钉截铁地说：“就凭你们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

刘北上一笑：“我们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知道？你钻到我们脑子里看见了？”

“就是，你又不是孙悟空，我还说我们满脑子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乔海洋在一旁搭腔。

这时，庄会生推门走了进来，他首先看到的是叶晓帆，微微一愣，但立即镇定下来。

“连长，你回来了！”郑红梅赶紧向庄会生汇报情况。

庄会生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发表意见，沉思片刻，轻声对郑红梅说：“你跟我出来一下！”

郑红梅疑惑地跟庄会生走了出去。

在走廊里，庄会生以红卫兵连长的身份命令郑红梅，立即把人放掉，因为学校马上要面临分配，区里指示，红卫兵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全力配合学校革委会做好同学们的分配工作！既然已经找到唱片，送回乐团去就行了！

“那这期学习班呢？”郑红梅仍不甘心地问。

“不办了！”庄会生的回答十分干脆。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北京的中学开始了毕业分配，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先后上山下乡，人称“老三届”。当时北京的知识青年主要去的是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插队，或是云南、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刘北上和乔海洋、叶晓帆属于六九届，也面临分配。

在小黄庄的一个小饭馆里，刘北上和乔海洋、叶晓帆高高兴兴地举起酒杯，喝着香槟酒，庆幸自己被学校的红卫兵“无罪释放”。

刘北上用手一抹嘴，笑道：“没想到，咱们这回沾了分配的光了，要不然，就郑红梅那

么狠的人，非得让咱们在学习班里蹲几天不可！”

乔海洋兴冲冲地问：“这次分配都有哪儿呀？”

刘北上大嘴一咧，说：“有插队也有兵团！乔海洋，你转学来我们学校来对了！今后咱俩能分到一块了！”

“你准备去哪？”乔海洋接着问。

“当然是兵团了！兵团是准军事部队！如果我们运气好，没准能分到边疆去！”

“是吗？”

刘北上眼睛瞪得溜圆：“现在在珍宝岛我们和苏修打起来了，其中，就有兵团战士！如果我们去，没准就能赶上！”

战争对于他们这些男孩子来说，充满了诱惑，尤其在那热血沸腾的年代，哪一个男儿，不想去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叶晓帆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她并没有心思去想分配的事，而是一直盯着乔海洋，听说他刚刚转学来到自己所在的学校，心里暗暗高兴。

惨白的路灯照在冰冷的马路上，夜风吹来，卷起破碎的纸屑和枯叶，扑打在人的脚上。

从小饭馆出来，叶晓帆就借故让乔海洋送自己。二人并排走着，彼此有些生疏，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还是叶晓帆打破了沉默。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她轻声说。

“是吗？”乔海洋不冷不热地应道。

“你的老师是云燕！对吧？”叶晓帆站住脚。

“你怎么知道？”乔海洋有些惊奇，也把脚步停住。

叶晓帆笑起来，说：“在乐团谁不知道云燕老师有一个高材生，五岁就被封为神童，六岁参加过全国比赛，得过希望之星的大奖！他的名字叫乔海洋！”说完，她略显得意地看着乔海洋，自己真没有想到，能和这个大名鼎鼎的小提琴神童不期而遇。

乔海洋却笑起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现在，我就盼着早点分配，去东北兵团！”

叶晓帆看看他，停了一下，问：“你真想去兵团？”

乔海洋毫不犹豫：“当然！刘北上不是说那儿能打仗吗？”

叶晓帆低下头，说：“可我听说他们要求挺高的！要出身好，表现好才行！你父母有问题吗？”

乔海洋迟疑了一下，说：“有，现在还关着呢！”

“我也是！”不知为什么，叶晓帆松了一口气。

乔海洋看了看她，没说话；他们彼此都清楚，会拉小提琴的人，家里大多都有问题，出身不大好。

“算了，不说这些了！”叶晓帆话题一转，“乔海洋，认识你我挺高兴！有件事，我想请



你帮忙！希望你能答应！”

“什么事？”

叶晓帆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和你一起练琴！”

乔海洋微微一愣，看着她。

叶晓帆脸有些红，躲闪着他的目光。

和平里往北有一座土城，据说是元代的遗址，上面有一片树林。这里是和平里小孩经常来打鸟、玩耍的天堂。

乔海洋和叶晓帆约好来这里练琴，远离都市的喧嚣，远离学校的吵闹，如同一片世外桃源。在温暖的阳光下，乔海洋和叶晓帆沉迷在柴可夫斯基和帕格尼尼的优美旋律之中，相互切磋着技艺，感到非常惬意。乔海洋的博学和对音乐的独特领会，常令叶晓帆惊叹，而他演奏时的专注和激情，又深深感染着她。几次接触下来，叶晓帆已经认定，乔海洋是一个天才，是一个难得的小提琴天才，名不虚传。

这天傍晚，叶晓帆同乔海洋练完琴回来，走到自己家楼门前，忽然，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叶晓帆！”

叶晓帆转头看去，见庄会生走了过来。

叶晓帆微微一愣：“庄会生？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

“等我干什么？”

庄会生神情严肃：“有件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叶晓帆有些惊奇，问道：“什么事？”

在叶晓帆的家里，庄会生和叶晓帆坐在客厅内，屋内的灯光有些昏暗，照在庄会生的脸上。

“这次分配要看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去兵团的，要求比较高！”庄会生的语气有些沉重。

“这我知道，大不了去插队！”坐在旧沙发上的叶晓帆平静地说。

“插队很艰苦，你受不了！”庄会生看了看她。

叶晓帆一笑，没有说话。

庄会生的母亲王妈在“文革”前曾经给叶晓帆家当过保姆，小的时候，庄会生常来叶晓帆家玩，彼此很熟悉。“文革”后，叶晓帆的父母被打成黑帮，关进了牛棚，王妈依然常来照看她，还叮嘱在学校当红卫兵头子的庄会生对叶晓帆好些，正因如此，上次叶晓帆被抓到学校，庄会生才以分配为由，放了叶晓帆。

“你别担心，我想办法把你分到兵团！”庄会生胸有成竹地说。

叶晓帆听了一愣，抬头看着他。

庄会生的语气很诚恳，继续说：“我也会去的，到了边疆，我可以照顾你！”

叶晓帆感到心头一热，她知道，庄会生一直对自己不错。